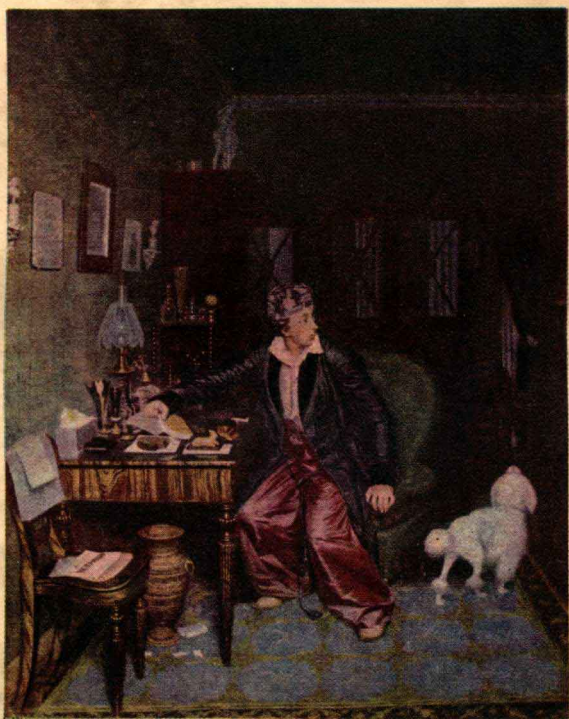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俄羅斯畫家 普·阿·菲多托夫

阿爾漢蓋斯卡婭著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造型藝術理論譯叢

十九世紀俄羅斯畫家 普·阿·菲多托夫

阿爾漢蓋斯卡婭作

趙
程

琦
韜

譯
校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本書譯自蘇聯原本

Русский художник

П. А. федотов

原著者

А. И. Архангельская

原著出版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Третьяковской

Галлерей

1952

菲多托夫慘澹地逝去已一百週年了。他是俄羅斯著名畫家之一，精於油畫又擅長素描，替俄羅斯繪畫奠定了批判現實主義的基礎。他留下的油畫、水彩畫和素描雖不多，但是它們能夠充分反映當時的生活習尚。那種描寫的真實性，構思的深度，微妙的幽默和諷刺的內容，至今還吸引着觀者。

他的作品滲透着人民性和愛國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是跟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〇年的民主運動緊緊聯系着的，別林斯基和赫爾岑就是這個運動的基本精神的代表人，別林斯基的遺言：「藝術應為人民服務」這句話感動了菲多托夫，他的作品就好像是響應了這位偉大的俄羅斯評論家的號召。四十年代的社會運動給文學和藝術注入了新的思潮；關於這個別林斯基是這樣說的「社會

運動越和生活以及現實緊密接合，它就越發茁長成熟……天才向來都有，但他們首先是美化自然，把現實理想化，就是說，描寫那種虛無縹緲的東西，敘述從未見過的事物；而今天他們則表現了生活和現實的真相」。

由於一八四〇年的政治思想鬥爭的尖銳，俄羅斯文學更加充滿了社會意義。新的文藝思潮在發展，果戈理便是這一思潮的創始人。菲多托夫也傾向於這一思潮，他的創作事業一開始就走上了藝術民主化的道路。他的繪畫題材與主題的範圍比他的前輩和同輩都要廣泛：他所表現的對象有士兵、軍官、商人、官吏、市民。但最重要的是使人從這些畫上看見生活的真相，找到它們的社會意義。

菲多托夫的經歷很不平凡。他在一八一五年六月二十二日生於莫斯科一個退職軍官的貧寒家庭裏。藝術並非一開始就是他的職業。父親希望兒子能成為軍官，所以在一八二六年把他送進莫斯科陸軍幼年學校。一八三三年菲多托夫就在那裏光榮地畢業了，他的名字被用金字鐫刻在學校禮堂裏的大大理石碑上。作為一個優等畢業生，他被分發到駐彼得堡的近衛軍芬蘭團隊。菲多托夫只好離開了莫斯科，那裏他曾度過了童年和少年時代，那裏逐漸形成了他的個性，決定了他對現實環境的根本態度。他以一個貧寒子弟，生長在民主氛圍中，因此就能赤裸裸地看到生活的本來面目。後來他在自傳上寫道：「我每天要看到好幾十個性質迥不相同的人物，他們是那般美好，並且都跟我很接近，我們有許多親近的人，您可以看出他們都很純樸，未曾為世俗惡習所薰染。不論在伯母那裏，教父那裏，牧師那裏，或是茅棚附近，鄰

居的門庭，到處都可遇見各種出身的代表人物。凡是您在我畫上所見的（除了軍官、近衛兵以及貴夫人以外）都是我在童年時代親眼看到過的，甚至有一部分是經過反覆思考過的。童年的印象是我生活早期所儲藏的觀察資料，可以說，是構成我才能的主要成分。』

剛到彼得堡的時候，菲多托夫神往於那些輕鬆的小宴會，看戲、打牌的團隊生活。像他這樣一個合適的朋友，愉快而機智的談話對手，當然到處受到歡迎。可是他對於這種空虛忙亂的世俗生活早就看穿了，因為他從小就善於觀察周圍的各種現象並加以分析和理解。再則，這種和他格格不入的生活，需要化費大量的金錢，這是他所沒有的。他只靠軍官的薪餉生活，還得拿出一部分來接濟他的父親和姐姐。

菲多托夫謝絕了近衛軍軍官的熙熙攘攘的生活，但他與同僚間的關係還是保持着。交遊廣博，和各式各樣的人會面，給他傑出的批判能力和智慧提供了最豐富的材料。而他敏銳的眼光和觀察力更幫助他鑑別一切最有意義的和最典型的東西，他把這些東西留存在包羅萬象的記憶中，以便到時候拿出來用。但他的注意並不限於營幕，上流社會交際的客廳，單身僚友的宿舍。像在莫斯科的時候一樣，他也注意到城市街頭以及貧民窟所在的首都郊外的生活；他還跑商場，逛大眾娛樂場，因為在那裏能接近羣衆，可以深入地研究他們對於生活和時事的態度。這種廣闊的觀察園地，使他完全能夠發見並理解當時俄羅斯現實的內在矛盾。

他在團裏，也像在陸軍幼年學校一樣，在空餘時間搞他所愛好的藝術：作畫、唱歌、寫詩，把他所作的詞編成譜子。

他最愛好繪畫。據他日記中所載，他深知自己專門知識不夠，所以在一八三五年抽暇進美術學院夜班學習畫耳、鼻、頭的石膏模型。此外，他常到列寧格勒博物館去參觀。那裏以荷蘭畫家描寫羣衆生活場面的作品最使他感到興趣。

善於觀察和鑽研，對文學有素養，喜歡閱讀進步雜誌，與美術學院裏帶有進步色彩的小市民階層的畫家交際，這就打開了菲多托夫智慧的眼光，使他認清自己應該走民主畫家的道路。而美術學院和列寧格勒博物館又琢磨了他的天才。他既獲得必要的專門修養，也就對自己的天職確立信心了。

他在芬蘭團隊的時期，曾畫鉛筆畫和水彩畫，作出若干有意思的東西。雖然，也許在技巧上有些地方還未成熟。

一八三〇年到四〇年初的作品，極其自然地看得出是反映軍事生活的，他不描寫戰役、檢閱、閱兵等，他所感興趣的是士兵和軍官的日常勞動生活。他的民主主義思想，從他畫戰爭畫時對自己任務的理解中可以看得出。他熱愛地也不無幽默地表現了軍隊生活中那些典型的事件。在他所作的素描「有個裁縫住在連隊裏該多好」（一八三五年作，國立俄羅斯博物館藏），畫着一個啼笑皆非的場面：一個士兵給軍官在慌慌忙忙地縫補一條偶然撕破的褲子。在「油漆匠藝術」（同年作）這張素描上，他嘲笑了那種荒謬的、不合實用的士兵服裝。這種奇裝，在檢閱式上顯得蠻漂亮，但打起仗來就不行了。這上面畫着兩個兵，他們用軍帽上的羽飾，像油漆匠用刷子樣地刷着牆。還有一張水彩畫：「行軍士兵抱着桶喝水」，也跟這些素描的內容相近。

自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末，菲多托夫的作品開始出現諷刺的格

調。這可以從他的水彩畫「斯摩棱斯克【墓地】之戰」，「紅【村】之戰」^①（兩畫均藏國立特列嘉柯夫畫廊），這兩張畫都是嘲笑毫無意義的辛苦的練兵，因為當時練兵為的是準備閱兵和檢閱，而不是為了作戰。還有一張描寫官長尤其是團長米哈依爾·巴甫洛維契大公的漫畫：「師團實彈演習」（一八四九年作），諷刺意味更為露骨。

這一時期所作的肖像畫在技術上並不怎樣出色，他在這方面學得較晚。但以那種純樸和逼真看來，則實在動人。像「畫家之父 А·И·菲多托夫」和「П·А·菲多托夫與雙親^②散步」（一八三七年作，兩畫均藏國立特列嘉柯夫畫廊）這兩張水彩肖像就是這樣。它們都是他假期中在莫斯科畫的。這兩張肖像在人物的個性和鮮明的色調上很出色。在第一張上他能抓住他父親慣常的表情，將他畫成坐在檯子旁邊，他習慣的姿勢和矜持的態度都給畫了出來，但性格和內在精神還沒有表現出。至於第二張呢，作者不局限於肖像畫家直接的任務範圍，擺脫陳規，像風俗畫那樣處理集體的肖像，在畫面上可以窺見莫斯科一部分街景。在前景上畫的是畫家本人同他的父母；右邊靠近崗亭站着警衛，再遠一點可以看到街景；左邊有莫斯科人在散步，再往遠處去是高大的三層樓房。

在他的早期作品內，肖像畫與風俗畫沒有嚴格的區別。他把

① 這是菲多托夫在玩弄文字。按「Брань」一字有兩個解釋：一是「打仗」、一是「戰役」。他在這裏用這個字是暗寓吵罵——軍官叱罵士兵的意思。

② 據阿察爾金娜判斷，這上面所畫的並非畫家之母，而是他的從姊（參閱一九五二年特列嘉柯夫畫廊刊印「菲多托夫畫展目錄」）。

羣體肖像畫成風俗畫的場面，而把風俗畫場面以羣體肖像的方法來處理。例如「米哈依爾·巴甫洛維契蒞臨芬蘭團近衛軍營幕」（水彩畫，在一八三七年作）以及「火災後修復之冬宮團隊授旗典禮」（一八三九年未完成之水彩畫）這些作品，就是以畫集體肖像的方法來處理風俗畫場面的。這種情形也未必能單以經驗不足來說明，說得正確些，這實在是由於畫家特別愛好風俗畫而被它所左右的緣故。在這方面，他能更快達到他主要的目的，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表現普通的人。

這一年，在其他的水彩畫中饒有趣味的有「雨下的莫斯科街景」和「佳節前夕警察署長的門庭」（均藏國立特列嘉柯夫畫廊）。前者以高度的水彩技法和巧妙的手腕畫出空間與空氣，適當地安排人物；後者的內容較為出色，菲多托夫在這上面大胆地揭露了沙皇警察的作風。他把警察署長描寫成一個典型的貪婪的受賄者。房子裏擠滿了商人、手藝匠以及其他市民。一種特有的氣氛和各色各樣的禮物實在驚人：如麵粉、皮靴、冰糖、豬的胴體等等。這幅畫之所以在果戈理的喜劇「欽差大臣」出現於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劇場一年之後完成，絕不是偶然的，這張水彩畫內容不僅是青年畫家的想像與觀察的結果，無疑地，它還受着那個著名的喜劇的影響。看了這幅畫，不禁使人們想起那些商人迫不得已拿出禮物來孝敬市長的光景。

從菲多托夫的全部作品看來，可以說，有若干東西和他的老前輩果戈理這位在文學、藝術上起有巨大影響的偉大的作家頗多共同之處。就是他的較晚的作品也能看出果戈理的風格。譬如他的素描「警官在小店裏」、「警官與馬車夫」，就表現了尼古拉

沙皇警察的肆無忌憚的敲詐勒索。這兩張畫都有作者的題詞。第一張上畫着一個商人，他從櫃檯裏把一個盛着各種食物的籃子拿到警官面前來，但這位警察老爺顯然什麼都看不上眼，他朝擺魚的小架子做了一個富有表情的手勢。畫下面的文字是：「噢！提霍奈亦，還是拿那條鱒魚來嚐嚐的好。」

第二張畫的是一個馬車夫，他站在警官面前，脫下帽子，低頭搔着後腦。這個警官從他的馬車上跳下來，摸索着口袋。畫下面寫道：「啊呀！夥計，荷包好像忘在家裏了。」

以上所舉的素描和水彩畫，足夠說明菲多托夫一開始就是走的現實主義畫家的道路，他周圍的現實環境就是他唯一的、主要的創作源泉。當他還沒有充分的專門素養時，已經顯出是一個真正的革新家，他把自己的藝術跟當時的社會問題聯繫了起來，這在水彩畫「佳節前夕警察署長的門庭」裏以及以軍事為主題的作品中表現得很明顯。菲多托夫的創作在反映民主主義思想發展的前進的藝術思潮中，像給灌注了一股新鮮的水流。

他的取自團隊生活的風俗畫場面的肖像畫和針對着指揮官的漫畫都博得普遍的讚許。這就使他對自己的力量產生了自信。同時他也很清楚，軍職和藝術是不可能同時兼顧的，儘管他走過從陸軍幼年學校一直到供職近衛團這條道路，深諳此道，而且習慣了；雖然他愛護士兵，也受士兵愛戴，但是他開始對於這項職務冷淡起來了。

這種冷淡態度也是必然的，因為在尼古拉一世時期，建立陸軍的目的不是為了國防，而是專為毫無用處的、勞民傷財的「操步法」、「整隊形」和「大檢閱」。

菲多托夫沒有馬上決定辭職，因為他對自己的天才沒有堅定的信心。經過三翻四覆的躊躇和由於熟識的畫家們的建議，他才決定把自己的作品拿給當時最有權威的布留洛夫看。布留洛夫很欣賞他的作品，同時也指出缺點，並且警告他，一個像他這樣年齡的畫家要獲得專門的技術是困難的。菲多托夫於是就決意暫且留在團裏。但他對於藝術的熱愛和對自己能力的日益增長的信心佔了上峯。

一八四四年菲多托夫被調為候補上尉，待遇菲薄，每月祇有二十八個盧布六十個哥比。這點錢除了維持自己和不願離開他的勤務兵（他叫他為僕人兼朋友）的生活外，還得接濟父親和姐姐。菲多托夫對給他安排的這種命運處之泰然。他不因前途多難而灰心，還是沉着地走上「藝術為人民服務」的艱苦的道路。

菲多托夫那時已二十九歲。就在這一年他進了美術學院，他的教師是戰爭畫家查威爾維德教授。風俗畫最使他感到興趣。有名的俄羅斯寓言作家И·А·克雷洛夫幫助他拿定了主意。當他偶然看見了菲多托夫的素描後，就給這位畫家寫信，勸他不要去畫「非他所長的戰爭畫，而担負起本來的使命——表現人民大眾的生活」。菲多托夫聽從了他的話。

他在美術學院學好了素描和水彩。現在他的任務則是儘快掌握油畫的技巧。據德魯戾寧的回憶，菲多托夫為了彌補時間上的損失，在工作上「對自己毫不留情，絲毫不放鬆」。因為他記得布留洛夫所肯定的那句話：「那怕你有多大的想像力和天賦」，沒有技術是不行的。

菲多托夫的創作活動不僅極度緊張，而且非常多種多樣。他

不倦不怠地經常研究人及其生活，物色需要的對象，畫速寫，畫了很多油畫。從一組用墨汁畫的表現哄動一時的主題的構圖，我們可以看出這位有才幹的畫家腦中所蘊藏的構思是太豐富了，這終於使他能勝任愉快地獻身於他的天職。他畫墨汁素描時，一心想迅速掌握構圖技術，以便從事正式創作。〔受騙青年的第一個早上〕、〔統統掛賬〕、〔菲捷卡的病〕、〔菲捷卡之死〕、〔初獲勳章者〕（一八四四年作，均藏國立特列嘉柯夫畫廊）等素描，提供了廣泛的生活知識，並顯出他善於表現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俄羅斯現實中令人憤慨的現象。畫家把當時貴族官僚社會道德衰敗的可怕景象都紀錄下來：譬如一般官吏的寄生生活、謊誑詭詐、胡作亂為、想入非非、沒有良心、愚蠢庸俗等。尼古拉沙皇政體，就是靠他們支持着的。

這些構圖上的事件都是在室內展開的，並且畫家還在室內畫上一個打開的窗子或一扇通往鄰室的門，在那裏安排着個別人物或一羣人，藉以充分表現構思。爲了把主題搞得更明確，敘說得更充分，畫家就把它劃分成若干小題，並將所有人物按照這些小題的內容劃分爲若干組。他最初的那些水墨草圖中的任何一張都是這樣的。不妨拿〔菲捷卡的病〕做例子。這張畫給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屋內可怕的騷動。而後引人注意的是畫中央的一羣人物，他們說明了騷動的原因。這家的女主人發現她所養的一打小狗中的一隻生了病，就把茶具都從桌上扔開，同時放上一個枕頭給生病的菲捷卡躺下。女主人開始懲罰僕人了：她拿起一隻拖鞋威嚇着丫頭。頂小的孩子受了驚伏在褓姆的懷裏。左邊前景上的一個女孩，看見他媽媽發脾氣，就用手遮着被撕破的耳朵飛跑。

丈夫一脚踢開了當路的小狗，也在逃避老婆的雷霆。右邊前景上有一個頑童跪在那裏用紙縛在另一隻小狗的尾巴上，故意向他媽媽挑釁。門口有一位年輕人，看樣子像個獸醫，碰上這件莫名其妙的事，大吃一驚地連連後退。這幾組人物的行為還未聯繫得好，還沒有統一的構圖方法。有些人物，例如丈夫是漫畫化的。但是在故事性方面總算是成功的。

水墨草圖給畫家的正式創作準備了條件。在製作過程中，菲多托夫逐漸趨向構圖的明確性，頑強地克服了不必要的人物的表現和環境處理的過份瑣碎。他逐漸摒棄了漫畫的成分，力求刻劃所創造的形象的性格，以求達到高度的典型性。

雖然，上述若干水墨素描和同一技術所畫的「美麗是貧女的禍因」（一八四六年作）只相隔兩年，但這個構圖在藝術性上不知道要比以前的完美多少。

有關婦女地位的主題在當時藝術上尚屬創舉。它首先就出現在菲多托夫的畫上。其後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尤其是在六十年代，這個主題就有許多畫家表現。如謝勒傑爾的「誘惑」，彼羅夫的「溺死的女人」（一八六七年作），伏爾柯夫的「解除了的婚約」（一八六〇年作），普基列夫的「不相稱的婚姻」（一八六二年作）等等。

菲多托夫對現實環境中的現象非常敏感，能把生活中所發生的形形色色表現出來。「美麗是貧女的禍因」這個構圖是驚人地簡樸和明瞭。主要的一組——姑娘與媒婆描繪得非常完整。姑娘的精神狀態尤其傳達得細膩入微。她低眉無語地含愁而坐，陷入沉思狀態，機械地用一把剪刀在桌上劃。她的每個動作都能表達

內心。左手托着頭，她似乎是在拒絕媒婆的誘惑，而媒婆則溫順地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帶着窺探的神情望着她的臉。媒婆的左手伸向門口，那邊的過道裏有一個軍官在利用賄賂拉攏房東。房東指着姑娘，給軍官談着關於地下室的房客的事情。同時你不由地留意到坐在房間深處的牀上的一個生病的連連咳嗽的姑娘的母親。軍官、房東和母親是用另一種手法畫的，較遜於姑娘和媒婆的描繪。菲多托夫利用室內環境來表現主題常常收到很大的效果。他對於這種環境設備能加以嚴格的選擇。草圖左邊放着一些做活的工具，使人一看就知道這個姑娘是用它賺錢來養活自己和生病的母親的。草圖右邊所畫的東西說明了房東與這家窮房客間的關係。他在她們所住的這個非常狹窄的地下室裏堆着桶，冬季的窗框以及其他廢物。

姑娘的形象是用熱愛的筆調畫出來的，它充滿感情，心理描寫也很細緻。爲了加強作品主要的構思，畫家在地上還畫了一個捕鼠籠，一隻老鼠在往裏直鑽，這正象徵着這個美麗而貧窮的姑娘的命運。

肖像畫幫助畫家成功地解決了心理學的課題。它是與創作若干水墨畫同時畫的。如果說他在那些畫上改進了構圖技術。那麼他在肖像畫上不但要把人的外形畫得像，還要傳達出他的精神狀態，他的心理。菲多托夫說：「我認爲肖像畫應該是有歷史性的畫，所描寫的人物一定要是現實的人，惟有這樣，它才有意義，有生命，並能顯出被畫者的性格來。」這種說法充分地說明了菲多托夫的確在繪畫中尋找新的道路。

當他還是在團隊服務時期，並是一個藝術愛好者的時候，就

被當時人稱許他爲肖像畫家了。

畫肖像對他以後的油畫創作有很大的幫助。他所畫的肖像差不多都是自己的朋友和熟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平常絕少接受訂件，只有在他境況窘迫、一籌莫展的時候才接受過。

他在四十年代所作的肖像，在性格描寫上是更加複雜而豐富了。肖像技法超過了前十年，並且對人物的真摯的愛是更形熱烈了。

現在收藏於特列嘉柯夫畫廊的四十年代初期的一張未完成的水彩畫，「菲多托夫在僚友中（賭徒們）」，說明了菲多托夫創作的新階段。他開始比較嚴格地區分肖像畫和風俗畫，並且就連對肖像畫課題的理解也改變了。他在畫上畫的是集體肖像，保持着每個軍官的個性，同時又能把所有的人聯合在一個集體裏，表達他們之間的生動而親密的關係。可以說，這張畫所規定的表現人物的任務和他的前輩比較起來是更加擴大了。他所畫的人物不是靜止的，而是在活動着的。他們並不擺姿勢，而是保持原狀。這樣反映到構圖上就更有意味。他把軍官們安排在桌子周圍，並且大胆地將其中一個畫成背向觀眾，使人只能看見他臉的一部分。他把表情、姿態和手勢，都畫成是理智的內在感情和活動的表現。這個肖像畫家窺察到人的內心，並根據他的分析，想「抓住人的靈魂」，賦予每個被畫者以特性。的確，不能不引起人們注意的是這張畫上所描寫的每個人物的心理狀態是多麼微妙。П·Е·勒沃夫的姿態畫得非常好，他摸起一張牌來，有些猶疑不決。他的臉也畫得生動而逼真，收到傳達內心的效果。菲多托夫被畫得表面上沉住氣，但內心却很緊張地等待着對方究竟要打什

麼牌。查果爾斯基被畫得神乎其神，他拿着一根長烟管在左邊，臉和那隻生動地舉起的左手都現出驚愕的神情。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不僅在服裝（差不多都穿着睡衣）上，而且在從容自然的態度上也看得出來。在這方面以特連鐵林的形象最爲有趣。正當別人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關心這個賭博時，而他却在埋頭閱讀，照這個軍官臉上的表情看來，在他膝上一定放着一本書，雖然被他旁邊那個人擋着看不見，但毫無疑問是有的。

還有一張很好的鉛筆肖像畫「勒沃夫與狗」（國立俄羅斯博物館藏）也不能不提。這張畫的形象的優美，素描的完整性，流暢的、堅定的、美麗的綫條的表現力很爲驚人。畫家賦予勒沃夫以鮮明的、獨特的性格，同時又體現了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的俄羅斯軍官的典型。他不僅認真地表現了勒沃夫的印象，並且深入肖像畫的細部。狗的頭部畫得非常出色，充分傳達了牠朝向主人的期待的神情。這張畫說明了畫家在學院和在家裏工作時的堅毅精神所得到的成績。菲多托夫已達到成熟的畫家水平了。

汪諾夫斯基的肖像（菲多托夫在軍校裏的友人，也是近衛軍芬蘭團部二級上尉，後來的陸軍部部長。一八四九年作，國立特列嘉柯夫畫廊藏）是一張油畫。由於被畫者參加了匈牙利戰役，這張畫就一直沒有完成。那張紅光滿面、黑黝黝的、精神飽滿的臉，坦直的額頭，有神氣的、黑色的眼睛和厚碩的嘴唇是畫得好極了。畫家完全掌握了一套新的手法，只是在畫面部時還保留着水彩肖像的那種纖細精巧的痕跡。總之，他完全掌握了構圖，並能做到形象的精確的性格和心理描寫。這時，他的思想也漸漸成熟了。

一八四六年菲多托夫畫了一幅有名的畫，叫做「初獲勳章者」或是「獲得第一個十字勳章的官吏的一個早晨」（國立特列嘉柯夫畫廊藏），它描寫在尼古拉沙皇制度下所培養出來的官吏的生活作風。作者明顯地介紹了一個初得勳章的小官兒在宴會之後的第二天早晨。他從牀上跳起來，光着腳，頭髮上包着捲髮紙，在那件破睡衣上掛着一枚勳章，正向他的女廚子炫耀，顯給她看自己有多了不起。使她感覺到他們之間的地位的懸殊。可是她不但不對他表示一點兒的尊敬，反而嘲笑地把他那雙唯一的、穿爛了並且連底都破了了的靴子拿來給他看。這個衝突是他所描寫的事件的基本矛盾。

房子裏的東西在畫面上起着重大的作用，它們關係着全部敘述性的構圖，幫助畫家更充分、更深刻地表現自己的創作構思。地板上的酒瓶、盤碟的碎片，幾片鯡魚，斷了絃子的七絃琴，這一切都是宴會的特徵。地上攤着的一本反動作家弗·布加寧的小說「伊萬·維士庚」說明了這個官吏的生活，他的趣味和道德面貌。

官吏的形狀是用犀利的、諷刺的筆鋒畫的；畫家鮮明地表露了、並挖苦地嘲笑了「庸俗人的庸俗」，傲慢和空虛。

據菲多托夫本人說，他這幅畫共畫了九個月。但是，要曉得，他的構思老早就產生了，因為在一八四四年他就用水墨草圖構成這個主題的第一幅構圖了。把那張草圖同這幅畫比一比很有意思。一看就覺得畫家在這兩年當中走過了多麼廣闊的道路；他的才能和技巧由於不斷努力成熟得多快；同時他對於社會環境的態度又是多麼深刻和明確。的確，那張草圖使人覺得是一個輕浮